



東萊呂太史別集卷第八
尺牘二

與朱侍講

某哀苦待盡無足言者日用間比向來頗似不甚
怠而工夫亦知可向前無銷沮徘徊之意但索居
獨學殊少講貫殊自懼耳引辭曾得報否不爲已
甚之義恐亦須玩索耳令嗣到此半月諸事已定
疊朝夕潘叔度相與切磋勢不容懶某亦數數提
督之見令編書疏訓詰名數蓋旣治此經須先從
此歷過飯後令看左傳舉業已供兩課亦非全無
蹊徑但不曾入衆故文字間步驟規矩未如律令

久之自熟矣凡百不須掛念慮周教授語解者得
乎實有工夫雜章句間時有所疑要是有益後學
如所謂譬如登高勤勤積步及升其極成在目中
無非實見凡此類樣輒殊不差也浙東諸郡秋旱
歲事甚可慮閩中不知復何似比聞五夫旁近料
理補助已有端緒不知其詳如何頗聞豪右間有
旅拒者或不免封倉送郡之類此於時位頗似侵
過恐更須於意必兩字上點檢伊川莊上散藥謂
只做得此等事此意可玩也耳目所接疾痛凍餒
惻然動心蓋仁之端至於時位則有所止乃仁之

義也莫若擇其可告語者至誠勸率之其不可告
語者容養而使之自發足矣就上增添便成意必
自業知根所當加澄治之工也

某哀苦如昨令嗣在此讀書日漸有緒經書之類却
頗能誦憶但程文未入律今且令破三兩月工夫
專整頓蓋既欲赴試悠悠則卒難見工也此段既
見涯涘則當於經史間作長久課程大抵舉業若
能與流輩相追逐則便可止得失蓋有命焉不必
數數然也劉子澄已改官部中以近郊祀不給假
尚留臨安薛士龍七月後以疾不起極可傷其為

人坦平堅決其所學確實有用春來相聚比舊甚
虛心方欲廣咨博訪不謂其止此也撫州士人陸
允齡子壽篤實孝友兄弟皆有立舊所學稍偏近
過此相聚累日亦甚有問道四方之意每思學者
所以徇於偏見安於小成皆是用工有不實若實
用工則動靜語默日用間自有去不得處必悚然
不敢安也

其哀苦待盡它無足言者示諭懇辭曲折謹即作韓
文書縷縷如來示政恐諸公未必能相體察耳淵源
錄外書皆領且夕即遣人往汪丈處借書永嘉事述

亦當屬陳君舉輩訪尋當隨所得次第之淵源序以
本非晚輩所當涉筆然既辱嚴誨當試草具求教但
服制中未嘗作文字須俟來春祥祭後乃可措思也
祭禮聞久已裁定因便望錄示幸甚受之課程不輟
亦每督趣之不敢自外也

某罪逆不死奄復祥除追慕荼毒益無生意它不足
勤齒記懇辭不知曾有報否政恐未必得通然以目
下時義論之亦只得靜待順聽也受之近一兩次作
義方有意思更整頓數月須見次第矣士子登門者
想不乏亦有篤實可望者否某竊謂學者氣質各有

利鈍工夫各有淺深要是不可限以一律政須隨根性識時節箴之中其病發之當其可方善固有恐其無所向望而先示以蹊徑者亦有必待其憤悱而後啓之者全在斟酌也又往來講論一問一答謂之無意嚮氣味則不可然歇滅斷續玩歲愒日終難見功須令專心致志絕利源凝聚停蓄方始收得上某自看得頃年悠悠政坐此病故恐誨誘之際不可不知耳向來所諭尤溪所刊一二種書猶未拜賜因便蒙付示為幸

某覺逆餘喘遂經除祥荼毒殊鮮生意今歲以韓文

來此舊相聚士子頗多恐其間或有門戶訴謁之類自正初一例謝遣掩關蕭然無復它事但與有志肯為學者數人過從遂得專意讀書入細點檢欠闕鹵莽處甚多向來悠悠真是為己不切耳然既往者追計何益繼自今當勉自鞭策庶幾日用間不至虛過惟望時賜箴警乃幸比看胡文定春秋傳多拈出禮運天下為公意思蜡賓之歎自昔前輩共疑之以為非孔子語蓋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堯舜禹湯為少康真是老聃墨氏之論胡氏乃屢言春秋有意於天下為公之世此乃綱領本源不容有差不知嘗致

思否

某祥祭又復改月追慕荼毒無復生意數日前携受
之及兩舍弟過墳旁十數里至小菴中在瀑泉之下
山水雄峻人迹罕到耳目清淨殊可緜閱也自春初
謝遣生徒應接既簡遂得專意讀書亦漸似靠實但
相遠未得質正咨請為恨耳所喻致知克己不可偏
甚善前此多見友朋每校量義理而於踐履處少點
檢故發衷多益寡之論然要如來喻迺完粹耳吳林
老之說就解論語上看則有味原其所發則渠平生
坐在記誦考究處故凡見何必讀書之類辨之必力

其發亦自偏也揀擇時文雜文之類向者特為舉子
輩課試計耳如去冬再擇四十篇正是見作舉業者
明白則少曲折輕快則欠典重故各舉其一使之類
為耳亦別無深意今思稽其所蔽誠為至論此等文
字自是以往決不復再拈出非特認其出而已也禮
運誠是展轉附益之差但胡氏以此為綱領則可疑
耳學記中庸集解及它石刻皆領學記所論甚正但
序述縣尹語言微似過重若深造自得等語 雖曰文字之常
然聞石子重乃篤志於學者吾人分上所以相期政
當損飾就實耳大抵論義理談治道闢異端則不當

有一毫回避屈撓至於說自己及著實朋友只當一味歛縮時義與工夫皆當然也集解序引指出高竒等敝極有益但李翱似不足言而袁公問政以下六章雖載在家語皆同時問答之言然安知非子思裁取之以備中庸之義乎有未然處望見教

某荼毒不死遂經苦祭摧傷之餘形神可想初擬少定丐祠今猶復宿留也雖生業甚甚然比來伏臘調度損之又損所求於世者益寡若得免與之相聞則大善耳塊處為學殊無進益差自慰者專重向學之意頗似勝前而日用間甚知難亦却不至疑沮自此

庶幾箴誨不為虛辱游從間亦有二數人志尚真稟甚可望政坐譴薄無以發之用力於平易明白而時警策之古法政如此講論之際不敢不推此意也外書淵源錄亦稍稍裒集得數十條但永嘉文字殊未至亦屢督之矣集子職女戒溫公居家儀甚有補於世教往在嚴陵刊閫範亦是此意但不若此書之徑直所惠兩秩皆第子職而女戒都未之領不知亦有刪削否如和叔妹章句語蓋多有病也

竊承遜牘再上竟遂奉祠之請雖易退之風足以興起薄俗然善類為國長慮者蓋莫不憮然自失也某

屏居方幸藏拙諸公竟不見置真所謂舍蘇合而取
蝓蟻之轉者但反覆思惟終不可解之說不免一往
供職往者臨安兩年遇事接物或蹶率妄發而失於
不思或委曲求濟而失於不直大抵誠意淺薄將以
動人悟物而手忙脚亂出位踰節處甚多憂患以來
雖知稍自懲艾而工夫緩慢向來病痛猶十存四五
今復遽從事役夙夜自懼未知所措素荷愛予教誨
之厚敢望痛加砭治以警衰發不逮至望至望受之相
虞累年深愧無所裨益其既往臨安隨分有職事恐
講論闊踈故不欲携行只今遷過叔度書院不知令

且歸侍旁唯復尚留發一聽財處也某近嘗到會稽
李伯諫數次聚話祖述李周翰之說不可復回其所
攻排伊洛諸說亦皆初無可疑者自是渠考之不詳
耳報狀中見辭免文字藹然甚得告君之體聞上意
甚憊憊且欲除職却是諸公不承領兩日後復將上
則令少緩當時此命若下雖無可受之義但人主尊
鄉賢者蓋盛德事惜乎不使天下聞之耳名高責深
重之主眷此地位政未易居惟覲深圖所以進德修
業尉答上下之望某旦夕為之官計度郊前可到葦
下迫行作此留叔度處附達它未暇及

某到都輦已將兩旬一番醞酢粗定但徵錄已逼進
書而其間當整頓處甚多自此即屏置它事專意料
理所幸院長及同僚皆無齟齬但期限極迫纔能訂
正其是非不至倒置而已其它繁蕪舛誤皆力所不
及也諸公蓋有區區之意隨事補益亦時有之第於
清原正本處欠工夫故每每倍費曲折而左支右梧
之不暇耳受之前書已嘗拜稟不知且留叔度及舍
弟處或令歸侍旁惟所財處也深居玩養想日益精
邃有可發藥望時賜誨示

某供職亦既踰月以吏事期限迫促殊無少暇它亦
不足言者中間受之之歸聞以尊嫂屬疾其行頗速
後來詢訪自建寧至者多云疾勢不輕方作書問范
伯崇區區不能無憂不知已有退證否前此便中辱
書賜非忠告之深何以及此某自抵此於當涂諸公
無所親踈蓋鄙見偶與來教所慮政合目前善類單
寡若又揀退恐益孤危耳今因黃丞行略此附拜起
居未繇會晤敢乞厚為斯文護重

歲前黃仲本行既上狀矣是時雖聞尊嫂音問不佳
而未得的報故不敢拜慰近舍弟轉致誨字乃知所
傳不虛累日悵快不能自釋也示諭明白動正誠中

近歲諸人之病蓋所謂委曲將護者其實災雜患失之病豈能有所乎格到此兩月此等議論盈耳塞會忽聞至論心目洗然為之開明也某輪對初謂在三四月間近乃知所謂閣門舍人亦輪對班序在下如此則須迤邐至五六月也鄭自明遷小著亦可見主意未嘗以狂直為忤第人自不肯展盡耳陳君舉已到官近來議論却簡徑無向來崎嶇周遮氣象甚可喜也

某官次粗遣自前月進書後頗有暇日館中無事亦可隨分讀書但浮沈衆中無能短長毋自愧耳對班猶在七八月之間雖不自竭政慮淺薄無以動寤耳有可做飭者因便毋惜疏示幸甚見應仲說比來復有族姪之喪亦費料理而孺人塋地猶有所未定今莫皆就緒否人事書問之類亦莫有可簡省者否精神氣力稟賦要有限不可不厚為此道保惜也匆匆作此轉託張元善轉致其遲速未可知故所欲言者不能詳布

某到官行且半歲雖職守所及不敢不勉然不過區區綴緝簡牘外此無所關預低徊隨衆殊以自愧對班猶在兩三月後有可警誨者毋惜詳悉批示不勝

願望尊嬖想已得地不知安厝有日否陰陽家說要
不足信但得深密處足矣日來書問人事亦少簡否
悼亡之後氣血豈無耗損聞尚茹蔬此殊非便切須
隨宜肉食以自輔養也

○史丞相來日渡江將迎又一番擾擾也日來可與
晤語者益少蓋在此風俗中立脚不牢者往往波
蕩僅餘三數人又皆力弱不足為軒輊耳

某官次粗遣無足言者對班不出數十日間愚慮之
所及者敢不展盡政慮誠意淺薄無以感動耳回互
覆藏徒為崎嶇決無所益此病久已知之矣史事以

文籍不備闕遺處極多但是非邪正所繫不敢草草
也李儀曹所論文格竟為羣議所屈大抵習俗移人
之深每事扞格類如此殊可嘆也葬地已有定卜安
厝莫須有期莫若隨分蚤了為善近事邸報中當得
之章辰州歸偶值政有一番出入奔走無少暇畧此
附承起居它祈以時厚為斯文護重

某冗食三館比又冒著作之命益重愧畏鈇槩事業
雖粗不廢但此外無一毫補益耳日來善士間有一
二還班列進對者亦時聞昌言但力微執弱終莫能
有所軒輊此憂國者之所深慮也桂林以其子病甚

殆力請去遂得湖漕遂可出嶺亦是一事劉子澄近
喪其兄甚可念亦嘗通問否聞清端度夏想為况甚
適但或者傳著述探索過世要須放令閑暇從容為
善劉淳叟舊從二陸學今釋褐還鄉身往求教敢望
不倦誨誘蓋往歲其為學官與之游處甚久見其有
志而質羨士人中不易得也近有宣諭付史館謹錄
呈天語真王者之言但對揚殊欠語言耳告不必廣
示人為幸淳叟到遲速未可必故不及詳布它祈厚
為斯文護重

某官次粗遣迹來同舍例權郎偶占禮曹雖目前文
書極簡省然偶有討論便繁典禮責任實不輕也長
夏不知愒息何地密庵去山大近嵐霧蒸薄要非可
久處之地却是寒泉平曠於度暑為宜耳比得桂林
書猶未聞移漕之命計今當出嶺矣書中具道所以
箴戒傲厲之意不勝感悚去冬舍弟轉致教賜一一
深中膏肓之疾朝夕玩省不敢忘獨所論永嘉文體
一節乃往年為學官時病痛數年來深知其繳繞狹
細深害心術故每與士子語未嘗不以平正朴實為
先去夏與李仁甫議文體政是要採此弊恐傳聞或
不詳耳前此拜答時匆匆偶不及之非敢忽忘也人

苦不自知離羣索居亦易得頽弛惟覲繼此時賜
治不勝厚幸石子重表機仲時相見子重已請得般
家假七月初當可去此機仲輪對亦只在數月間日
來輪對者亦間有正論雖塵露未必能裨益要且得
氣脉不斷耳

某館下碌碌無足比數但史程限過促又文海未斷
手亦欲蚤送官庶幾去就可以自如以此窮日繕閱
它事皆廢每思往歲所謂范淳夫看忙時書未嘗不
欣然獨笑也目前益復不強人意雖私竊懷竊不郵
緯之慮在事者蹤跡素踈既無繇與之深語從班一

二公又復力不追心滿懷悞塞無所紓寫徒以職在
鈔繁猶粗可裁拙然要非所安耳欽夫猶未得長沙
書近有蕪知鄂渚之命鄉云欲請祠猶未見文字到
或傳已索還吏未知信否今外郡猶可行志苟其子
葬畢體力無它且往之官亦自無害也燕居必甚安
適中間服餌小誤雖知旋即平瘡調護莫已復舊否
石子重比方謁告欲還天台而有奉常之遷又須俟
一番禮數了乃能就道也

某冗食無府已十閱月空餐立補徒積愧負對班不
出此月下旬雖愚慮所及不敢留藏但慮學識隘

誠意淺薄不能有損益耳聞纂述甚勤竊謂憂傷之餘且須休養舒適使血氣完復不宜使形神太勞非特衛生之經應爾以進道言之亦須平行寬暢然後充大長林也靜江近復喪耦甚可念請祠已不允若再三申請恐可得也

某冗食館下行矣及暮雖職業所及勉自鞭策粗不曠廢但目前可告語者極鮮雖私懷整不郵緯之憂無所展布惟竊愧負耳丙氏端期在歲暮長年甚覺勉強但理不容已也靜江時得書長耦後頗無况求去見郤執須申前請耳

近因便拜書當既呈徹恭審分符南康雖未足大尉善類之望然編積之久小見諸行事亦吾道興起之漸所繫政不輕也去就想有定論某竊謂起家為郡乃前輩常事而軍壘地望不高無辭卑居尊之嫌遠方事事自如可以行志非此間局促如轅下駒之比前後除目無如此穩貼可受况吾文平昔惓惓君民之念至深至篤今幡然一起上可以承領朝家善意下可以澤一方之民而出處之義攷之聖賢亦無不合若謂今之州郡不可為則朋友間隨其分量得行其志者亦不少况學力之深德望之重又在僻遠之

地亦何齟齬之慮耶堂帖專納上幸視至秋清不審
尊體起居何似亟遣書未暇它及劉樞之亡可為天
下痛惜不知旅匱已至里中否張欽夫亦候葬其子
即之官矣亡惟厚為道義自重

南康見任人趙彥逾已赴召張戒仲復殂乃是見
次諸公所以斟酌以小壘相處政欲可受切不可須
苦辭若意猶不能已只一辭足矣觀察時義非不
可作郡之時至于再則似長往不來者之為非中
道也

今早發南康堂帖行

拜書矣適右揆送勅令上納

作書勸勉稿謂前後除目無如此除穩愿
壘地望不高無辭卑居尊之嫌遠方自如無掣肘牽
制之患吾文平昔惓惓君民志念未嘗少忘幡然一
起既可以承領朝家美意又可以澤及一方使世少
見儒者之效所繫自不輕也善類衰微元氣凋薄稍
有萌動政當扶接導養雖如孔子孟交際苟善未有不
應之者若到官後或有齟齬則卷舒固在我也目前
相識作郡粗能行志者不少况學力之深德望之積
上下自應孚信亦何齟齬之慮耶若意未能已猶欲
自列須令其辭平穩若不允則便宜受命不可至於

吾也苟懇辭不已紛紛者復以長往不來見處甚者
將有厭薄當世之譏使上之人貪賢樂善之意由此
少怠亦可惜也匆匆再此布稟它惟厚爲道義護重
某伏蒙疏喻即以達之當路凡雅志所欲言者悉爲
啓白而貪賢之意確然莫奪遂以向與劉主父議者
與之商量今不許辭色旨揮與任滿奏事借下詔旨
既嚴又省往來之勞斟酌得亦曲盡恐當勉強一出
以承美意若到官或有齟齬則如陶彭澤翩然賦歸
山林之樂蓋未失也若深關固拒使知吾意之所存
無幾而滔滔之徒便有憤出疾邪之論矣使義果不

可出則此等議論本非所計今幸不至此何惜不少
逶迤以全大體也劉樞託孤蓋以終身相付暫出年
歲間固非所校陳相入對甚忠懇一兩日即之官矣
所論東漢末事因便望錄示子澄處雖可轉致然道
里繚繞未能函見耳密庵事近南安家叔方到即以
曲折具稟家叔云已嘗有文字拜託一面別擇僧令
舍弟納去不知已到否鄭自明力琢磨之甚善渠比
之流輩却無脂韋顧惜意思但失在不學儻自此能
用力蓋未可量也張欽夫亦兩月不收書當是道中
不暇耳途中略此附問它祈爲道義自厚

某冗食館下秋毫無補日惟愧慄不允之命既下又許徑之官恩意既隆厚而所以相處者商量亦得曲盡揆又云已自親作書相勉甚詳竊謂仲尼不為已甚恐湏勉為一起以承領上意况今陳相為帥丁子章潘德夫皆素相慕用王齊賢顏魯子亦士類也到郡想別無齟齬若隨分可少蘇疲瘵使世見儒者之效於斯文非小補也苟確然不反却恐似長往不來一偏之行而異意者轉益紛紛切乞深入思慮為幸近潘鹽劾南康簽判遷延不發近更并乞催趣赴任皆得旨揮今再以堂帖拜納度此事勢雖雅志倦於

應接恐湏勉強到官若果不可為則引疾丐祠却是熟事甚易為力若或再辭或道中俟命則此間未必有相察者轉見牢攘也想高明必深悉此程泰之禹貢圖如欲寫當一面為抄文海近方略成次序止於南渡前蓋不如此則無限斷也俟去取得當即以目錄拜呈以遍中略此拜稟它祈為斯文護重

某伏蒙垂喻固深悉雅意即一一達之當路而其意確然不移又以已有不許辭免旨揮不敢再將上遂復有趣行堂帖謹以拜納恐湏勉強一至治所若相事勢果不可為則引疾丐祠却是常程事辭免則礙

言揮到任丐祠則非辭免也又載疾之官亦見奉命
之共纒文字到便可得却無今日許多牢攘也况江
東帥漕憲鹽皆舊相知或素慕用上下相應當無齟
齬或粗可施展使一方之民息肩亦豈小補哉欽夫
得書亦以為須一出為善雖去就出處素有定論然
更須斟酌消息勿至已甚苟一向固拒則上之人謂
賢者不肯為用於大體却有害也程侍郎禹貢圖潘
叔昌會錄得可徑問渠取不然稍暇亦可錄去黃叔
張陸辭甚見領略二二年來小小灌溉豈無萌蘗之
生但寒者眾且專介回謹此拜稟它乞為斯文護重

論語精義近得本日夕玩繹類聚皆在目前工夫生
熟歷然可見與分看甚不同此間學者多欲看而難
得本告論販書者今多發百餘本至此為佳序引中
說魏晉及近世講解此意尤好但中間說橫渠及伊
川門人處如伯夷伊尹與顏曾等語却似筋骨太露
耳更潤色令意微而顯乃善蔡子資質在流輩中頗
醇厚對策病癘前此固嘗面諭之矣委曲之說誠切
於近日學者之病計校避就真是私意比看易無妄
傳云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益悚
然自失因思去歲給札當時本意欲俟數月間得對

展盡底蘊故事事未欲說破緣此回互却多暗昧處
此政易傳之所謂邪心也來教藏頭露影等十數語
句句的當敢不虛心敬承繼此如有舊病餘疾切望
不可一毫放過痛加砭治乃幸

危論駭世清風激時不記曾有此語意與此相近亦
不可知恐聽傳或轉了語脉耳然夫子所謂危行言
孫與夫孫以出之恐却須深留意蓋隨時如此則處
之者如此乃易直之理與回互避就似不相干不知
是否陳同甫近一二年來却翻然盡知向來之非有
意為學其心甚虛而於門下鄉慕尤切但渠目下以
家事勢未能出兩三年間必專往求益也長沙却常
得書亦彼此時有所講論也

近麻沙印一書曰五朝名臣言行錄板樣頗與精義
相似或傳吾丈所編定果否蓋其間頗多合考訂商
量處若信然則續次往求教或出於它人則雜錄行
於世者固多有所不暇辨也

致知力行本交相發工夫初不可偏學者若有實心
則講貫玩索固為進德之要其間亦有一等後生推
求言句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雖便略見仿
髣然終非實有諸己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

行訓誘之際願常存此意夫子教人亦有可以語上
不可以語上之別如堅確有志實下工夫者自當使
之剖析毫芒精講細論不可留疑如初基乍入者似
未可遽示之所見未到之理却恐其輕看了也然亦
非謂使之但力行而以致知為緩但示之者當循循
有序耳

諸俗以自便有此病痛者滔滔皆是談空以為高眼
前却不多見蓋異教桀黠者皆盡而士人多墮在苟
且委靡鮮有能自開戶牖者人所患者吾道之未明
而異端則非如同時之熾然也

淵源錄事書卷本復還納此間所搜訪可附入者併
錄呈但永嘉文字屢往督趣猶未送到且夕陳君舉
來當面督之也淵源錄其間鄙意有欲商榷者謹以
求教大抵此書其出最不可早與其速成而闕略不
若少待數年而粗完備也汪文說高抑崇有伊洛文
字頗多皆其手澤故子弟不肯借人已許為宛轉假
借若得此則所增補者必多推此類言之則尋借更
搜訪為善只如語孟精義當時出之亦太遽後來如
周伯忱論語精義孟子等書皆以印板既定不可復
增此前事之鑿鑿續集續收者本欲便利以近得

張文書後尋得一篇俟其送至乃下手此亦開板
太遽之失也

某病體甚羸雖無加損却無它撓爲况亦甚安適也
張五十丈遂至於此痛哉痛哉聞時適方飯驚愕氣
通手足厥冷幾至委頓平生師友間可以信口而發
不須揀擇只比一處爾祭文謹錄呈雖病中語言無
次序然却無一字裝點做造也丐祠復不允勢難再
煎迫諸公又目前亦無大齟齬可決去就莫若暫爲
小安計整頓郡事爲善其詳口授舍弟拜稟乞厚
爲道義護重

降付後省之說必是虛傳此間却不聞也尋常條陳
利害文字乃送後省看詳若深於此者有時或宣付
宰執略看即復進入少有付外者似聞揆及新叅皆
常於榻前調護以近例觀之縱使無人調護亦不至
有它甚不相諒者不過以爲好名耳此得檢正舅氏
書云嘗得來教微及有所建白之意如舅氏之密
固自無害萬一於其他親舊書亦復及之則非益
聰明以俟命之意至於搭揚招悔各尚所不論繼
此望深以爲戒也交印之後既不過三季若郡中別
無大齟齬不若安心爲之整頓郡計俟終更還家然

後請祠最爲穩當鄭景望自寧國歸過此溪亦是未
滿前年歲間不曾通政府書直至細浦亦無問此法
自可用也保養姦兒以擾善良固君子之所耻要當
無忿疾之意廼善詩云豈第君子民之父母須使人
入境問俗便覺此氣象若雪霜勝雨露則不可也陸
子靜近日聞其稍回大抵人若不自欺入經者實點
檢室處做不行處自應見得渠兄弟在今士子中不
易得若整頓得周正非細事也受之所謂建家廟初
不能備廟制但所居影堂在堂之西邊位置不當又
去人大近不嚴肅聽之東隅有隙地前月下手一間

兩厦頗高潔秋初可斷手作主只依前所示祭儀中
制度時祭及朔望薦新之類亦隨力就其中樽節耳
宗法春夏間嘗令諸弟讀大傳頗欲略見之行事其
條目未堪傳家間與叔位同居向來先人以先叔久
病之故盡推祖業畀之後來看得兩位藐然却無係
屬處今年商量兩位隨力多少椿辨一項錢共祭祀
賓客等用令子弟一人主之今方行得數月須俟數
年行得有序條目始可定也受之近日漸解事性
氣方亦減同舍間及渠家上下皆稱之殊可喜也伊
川和靖墨蹟已判向開刊康節詩因便求一本某近

日看書甚少每早飯後却不復繙閱如詩之整頓到
車攻蓋每只只理會一章或兩章可見其少也新簽
聞是士龍宗族往時却不曾見士龍說及不知其人
如何周子充入參雖不能大有所止度亦必時有微
益尋常病中不曾特作臨安書後渠或有書來自當
盡誠告之也定叟以喪事請祠差慰人意因書望時
有以啓告之父兄擔子雖不易承當若隨分數勸得
此少於渠門戶非小補也王信伯集初謂印板所刊
必多此數篇則舊固見之矣今猶以還去
正祠雖未愜雅志然諸公不欲賢者家食雖未必由

衷然亦善意也但有畏不能容賢者之謗比之全不
分皂白者亦有間矣張荊州病中請祠亦有苦勸當
塗令從其請者亦以向來之嫌畏人議論不能容之
遂堅不肯從但作帥與小軍壘不同但須內外至誠
相與首尾相應迺不誤事既非心相與則自有首尾
衡決處如來教數條皆是也符節在身不得擅去此
所以憂而至於病病而至於死每誦量而後入不入
而後量之語為之恻然至於南康地既非要害民又
非浩穰雖事之不如人意處固多然無旦夕立至之
憂若且耐煩忍垢拊摩疲民苟稍成頭緒子重繼之

必能遵守使一方之民小小休息亦不爲無補也今去終更纔半年餘耳交印後身便自由惟吾志所欲無不可者或未終更別有除改半道引疾而歸亦甚省力陸子壽前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愔然以鵝湖所見爲非甚欲著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相識中甚難得也近因荊州之赴深思渠學識分曉周正如此而從游之士往往不得力記得往年相聚時雖未能盡領解渠說話然覺得大段有益不知其它從游者何故迺如此蓋五十丈不能察人情虛實必如某之專愚無它其教誨迺有所施耳若習中多端者雖朝

夕相處未必能有益也中庸論盡己之性又繼之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工夫無窮如此此豈追往事亦要高明深勉之耳五十丈所作濂溪祠堂記告粧褫一本送示欲掛壁間觀省耳親舊間多相勉撤去書冊固知此理但舊所偏嗜未能頓去近亦十減五六矣如時文却不曾與人看受之在此作課亦只是合第輩爲之點檢也

某病體夏中粗無它雖深風遠痺非藥石所能料理然神氣漸似完固杜門養靜亦殊有味也奏封出於忠憤懇切固不可遏上容受讜言亦不以爲忤但以

鄙見言之不若積此誠意當其可而發乃深厚有力
爾張五十一文祭文前月已見初本今又復領後篇精
義至到讀之令人泫然不惟痛逝者之不可作又竊
以竄信道之志屹然益堅幸甚願言勉之使弘大平
粹則見諸行事垂諸方冊皆可以爲後學模範言道
之幸也六抵稟賦偏處便使消磨得九分觸事過物
此一分依前張王要須融化得盡方可爾來喻所謂
未得力恐只是用力猶未至耳自己工夫緊切則游
從者聽講論觀儀容所得亦莫不深實矣不識高明
以爲如何白鹿洞記摹刻精甚但淺陋無所發明祇
增愧怍它石刻皆已領盛熱不能多作字謹口授合
弟拜稟它祈爲斯文崇重

稍不上記政劇傾仰伏辱手教并墨刻不勝欣懌早
執甚廣不知封內近得雨否荒政措畫次第無所不
用其極尋常小郡患於叫喚不應如南康今日事
體則不然苟爲民而屈至誠懇惻無疑外入細商推
使彼可從自應有濟但恐辭氣勁厲在事者便謂欲
獨爲君子愈扞格不可入爾其它皆高明所洞達獨
此說似可爲獻也再祭張五十一文文本以生已逝者復
何所補弟不必示不知者爾前書拜稟蓋謂世衰道

微正欠人擔荷此事幸而有之唯願其進德修業日
新又新使學者有所矜式而已非於此有所疑也示
喻自反深切益令人歎服當仁不讓檢身若不及兩
句初不相妨堅任道之志而致細察之工乃區區所
望也新參非無倦倦之意但病在力不足往年相聚
論之熟矣比因答書亦嘗詳告之政恐未必能有益
也

受之日來儘解事唯是志鄉非它人所能與每相見
亦未嘗不盡區區也某病體只如故但無求痊望愈
之心度歲月却不覺費力省思慮之戒敢不佩服尤
延之說祭文極是蓋當時傷感之意多自應迫切耳
詩說止為諸弟輩看編得詰訓甚詳其它多以集傳
為据只是寫出諸家姓名今後生知出處唯太不信
小序一說終思量未通也其它受之當能道已詳語
之矣餘乞為道恙重

某病倦稍不上狀惓惓弟有傾鄉疚心荒政聞極勞
瘁然到得措畫不行求牧與芻而不獲便有歸諸其
人之義不必耗損神氣所繫殊不輕也一月前得原
伯舅氏書政府許求祠已專奉報想久已入文字如
不遂請而郡中漸可杖柱為飢民小留亦君子之志

也但報狀中猶未見得請何耶某病體只如舊但近
嘗發疢又加疲繭爾昨日忽被堂帖還故官病廢如
此尚未能出門戶况仕宦乎但虛煩除書為愧爾聞
臨安知舊皆知其不能就特揆欲以示善意一兩日
自列乞依舊奉祠計必見聽也舊從學毛大方仲益
往視其弟因欲請見此子和易知自愛却可與語也
匆匆未能它及向寒惟祈斯文慈重

某稍不聞問政此傾鄉受之來辱手教且能道近况
之詳極以為慰荒政既粗可杖梧又諸公略相應副
曰無辭求去只得為民少頃以須終更也某疢

安尋被除目不免親作數字懇政府甚覺疲倦所幸
相諒既見聽矣但傳聞猶有叅議官指揮病中亦何
緣赴得又須費一番書札也陸子壽不起可痛篤學
力行深知舊習之非求益不已乃止於此於後學極
有所關繫也痛痛張五十丈遺文告赴郡中有筆力
早寫一本見示極所渴見不必待編定亦不以示人
方其無恙時謂相見之日長都不曾抄錄今乃知其
可貴重也言之涕下手倦不能多及向寒惟為道義
自重

某方作書呈劉平父轉教賜謹悉尋常筆未嘗預此

事以吾丈之謏屬劉樞之賢敢不盡力但目前未有其人年歲間儻見有可者當闡白也近有建昌士人陳剛正已相訪種種皆與人合十年來所未見也工夫淺深自是渠事大槩只是當耳渠今冬來春為五夫之行如此等人方始不枉與說話也

某手凍未及拜書祠官幸已得請自此遂可莫枕矣解組不遠至時趣子重來合符而歸最為上策切不可須求祠恐諸公意不過別有除改却是自引惹也

便中伏領教字殊以慰憚前日見邸報江西之命聞尚有兩政闕足可優游求志想甚稱恣也某病體甚

痺雖不復可料理然意緒日日增勝觀書亦粗有味舊來寬弛昏惰之病似漸刊落今方可奉承誨藥而疾病又錮而留之徒鄉風浩歎而已前歲問疾之諾目下雖非其時它年終覲踐言也陸子靜留得幾日講論必甚可樂不知鵝湖意思已全轉否若只就一節一目上受人琢磨其益終不大也大抵子靜病在着人而不看理只如吾丈所學十分是當無可議者所議者只是工夫未到爾在吾丈分上却是急先務豈可見人工夫未到遂并與此理而疑之乎某十年前初得五峯知言見其間滲漏張皇處多遂不細看

病中間取繙閱所知終是端的向來見其短而遂忽其長政是識其小者齒子靜許相訪終當語之也長沙之行須寄徑新治不知不以為嫌否定更書漫納去書中欲求五峯皇王大紀及正蒙內篇若只遣人行亦乞附行也受之挈家歸五夫匆匆上布渠近來漸解喜性氣亦減已是人家佳子弟但志業未甚立此乃擇師不審之咎一味悚側而已它祈厚為道義甚重

某比因南康人行弄狀當既呈徽承聞有令妹之戚手足之重何以堪任唯覲勉肯開釋至扣至扣午還田廬釋簿領之勞為况必甚安釋病廢無繇陪侍猶恃問疾之約賴以自寬耳毛掾所附手教已領此郎舊雖相從作舉業不登門久矣它祈為斯文甚重

受之乍別甚思念辱書及竹紙皆收通鑑綱目且錄兩漢以上送示只要大字注不須字數亦不多也

某不聞動止惓惓第劇尊仰代者必如期合符計程當已達五夫適此梅雨跋涉亦不至勞頓否某病體雖不復可料理然自去秋稍稍勉習執匕筋繫衣帶入夏來浸覺可牽強飲食衣服遂不湏人亦病中一快也心閑無事讀書亦粗似有味但塊然索居無從

質正夢寐問疾之語殆以日為歲耳張五十丈遺文
想已抄錄得付此介甚幸定更書不知已附便否勿
勿布直它祈厚為斯文保重

受之未及別書近日不知作何工夫通鑑綱目只
欲傳大字此便回先錄戰國西漢寄二字數亦不
多也

某病體度暑粗安前書所說著衣喫飯不復仰人其
實仰人但是勉強積習僅能執捉自病中言之則稍
自如耳若比平人不為快便蓋萎痺已成沈痼非湯
劑所能料理也所幸閑中浸有趣俯仰一室極覺安

遠未為師友憂讀書雖略有課程如詩
集傳只寫出諸家姓名縱有增補亦祇堪
大事記以不敢勞力索考有時取編過者
一瀟不堪點檢且欲住手再整頓若盡此歲
稍見頭緒是時當逐旋錄數段往來教也鄭
不起極可痛善類凋落如此奈何詹體仁近亦
必軒論語來比癸巳本益復穩密以此尤欲見晚
年論述刊定畢併與元藁送示為幸受之近日肄習
稍勤否資質本明夙向來在外舍深居罕出所以悠
悠今擇勤苦有志之士與之游處必須勉厲也仙洲

增勝雖無繇陪談賞然年來屋後花竹成陰隨分亦可自娛猶覲杖屨一臨之也文鑑以趣辦去取不當必多有失悖理處因筆望條示雖不可追改猶得以警省爾匆匆拜稟它祈厚為斯文崇重

東萊呂太史別集卷第八

下慮耳推轂人物實培養基本之先務第向來所接
識者亦既在鑒裁之中矣憂患以來遠迹事外後來
之秀皆罔聞知故無以應命苟益充是心咨謀不倦
自應多得實材也

某退藏里閭嗒然無復餘念新歲來方欲再理舊書
爲十年調度但無它撓使得極意講磨志願已畢過
是皆非所及也前此聞端尹之命雖慵慵不與世故
亦欣然喜而不寐本根之地竊計朝夕薰陶深培厚
養爲益旣多善類所以拳拳於門下者唯此一事自
餘蓋不足言也正道不絕如綫唯冀思碩果不食之

下慮耳推轂人物實培養基本之先務第向來所接
識者亦既在鑒裁之中矣憂患以來遠迹事外後來
之秀皆罔聞知故無以應命苟益充是心咨謀不倦
自應多得實材也

某退藏里間嗒然無復餘念新歲來方欲再理舊書
爲十年調度但無它撻使得極意講磨志願已畢過
是皆非所及也前此聞端尹之命雖慵慵不與世故
亦欣然喜而不寐本根之地竊計朝夕薰陶深培厚
養爲益旣多善類所以拳拳於門下者唯此一事自
餘蓋不足言也正道不絕如綫唯冀思碩果不食之

義爲斯民少屈憂國之念過於潔身則所願望

旬日前至三衢哭汪文遠今意緒慘愴典刑文獻

盡於是矣

某屏居粗遣不足瘳矜念示諭足見警懼之意然實
有裨補則不必蹟之外見事有次第則不必人之遽
孚體國既深自信必篤若過自退託則非衆正所以
仰恃於門下之意也子上兄遍游天台鴈蕩不勝健
羨一書告爲通呈欽夫報章併拜納得付的便甚幸
子澄待命公事甚久不知已有所授否悻悻遽去固
傷事體若滯滯淹時則亦當推愛人以德之義有以

仲祿矣隋退之跡不欲自通於諸公若是時吾丈猶
在朝為致一言甚幸今未須也沈叔晦直諒確實士
人中極不易得莫已有所授否劉子澄絕不得書念
之每往來于心也潘嚴州女子適其弟在婺往還甚
熟為郡有愛民之意甚知敬慕所以欲達姓名之意
無它恐州郡間時有合整頓利病欲得咨面耳

某近自婺來越省外祖母弛擔始見除目竊知獨出
推轂之力前書所以拜稟復求祠祿實繇向來一出
講論滅裂病敗如牛毛憂患以來涉歷艱難讀書力
似粗有蹊徑意欲更得數年之間極力尋繹今復懸

之遠從事役愛念則厚然非所以長養成就之也
名在仕版身非己有豈敢苟遂私志但離婺時都無
所聞數日間須且歸治行裝到家已是二十左右而
提舉叔祖母葬期近在此月二十六日勢須過此乃
能之官後月初四五間當得瞻見某以韓文所遣送
堂帖人在婺未來未有被受故未能作政府書敢告
先為白諸公并及行期曲折幸甚

近辱教况下情不勝銘佩某病體入冬來差覺勝前
但手足腰髀時有堅強處故未自如耳藥物日進三
四服未嘗廢灸艾醫者或云血本少用火則益燥潤

以此猶未決也請外見卻近臣與國同體不得盡伸
己志君子在朝要自有不知之潤也欽夫既按吏未
報而復遣本州倅往攝事彼安得不猜懼其處事誠
太踈因書當規之但施行既爾遠方觀聽便輕緩急
必號令人不動非獨渠私利害也旬日前報狀中見
黃德潤初對文字藹然真吉人之言可為善類實今
嗣聞已赴官侍旁莫別有弟姪相伴否匆匆拜稟他
祈厚為斯文慈重

見加恩諸制愈出愈新略無倦筆所讀乃叔克壯
其猷者也持此未退不亦難乎一笑

某積費所鍾新婦竟至夭折悲悼殊不能為懷病中復遭此戚極覺委頓兩三日來始似粗可撐柱恐速貽憂念故力疾作此拜稟明堂後自列甚善遂迤許以憊憊之義固有所在暫均勞佚茲其時也子澄近亦得書誨諭深所降嘆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古人政如是耳文潛不擇劇易自其所長但不知幙下有沉厚持重好謀而成之士否元晦聞正祠甚力前此固嘗勉其耐煩度終不能俯仰必多與物迕不若聽其去乃所以全之也

某近領手帖殊以慰懌病體幸無它靜養順聽曾次

甚泰然今秋舍弟又得一子遂了得立後及幼弟奏補兩事樂天詩云我是人間事之人僥倖殆類此語也比見奏請依字文字鄙意恐不須上前史乃美儲宮之恭畏非謂其餘臣下在禮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地遠者固無嫌也秦漢以後只患上太尊下太卑如地天泰畫卦之意恐却合常及之也不相樂者無事猶欲造言安知不有趙野君主天玉之嘲乎自病廢來邸報中事豈復關心天寒作字費力寫至此已五六停筆此意似可念也劉純更時相見否少年未請歷與之言直樹酌恐併累舉主耳一笑如徐子

宜雖劇談却不如也今嗣小緩之官甚善他祈厚為善類護重

某游辱教况不勝感尉春來氣候不齊醫言有涼或作勞故久不拜狀然倦倦尊仰則未始忘也其病軀委痺雖無增損然心閑事省神思却勝前久侍坐時但常保此幸已多矣公之傳極為之驚憂弟細觀牘尾乃二十七日距二日已兩旬不應江陵尚未申到猶覩消息之不真也元晦為人不耐前此婁嘗箴切之候有便當委曲况譬但不若調護且令得祠乃所以愛之也

某病倦久不得拜狀便中伏辱手筆下情不勝欣慰自聞公得政雖為廟社生民賀然天下之望稱塞實難亦私為公憂之程公巽所謂視成於牒檢者施於薄物細故則可耳至於消長安危所繫則當念茲在茲無所不致其力雖大臣與國同體起福無形消禍未萌不汲汲於自見苟弗替此心善觀國者要自知之若有所懷而不盡力不足而遂止則非明主獨察於衆嘗漂搖之中遂授以政之意也至於虛懷盡下以公滅私雖公之所素期然歐陽公每以平心自許濬議之成蓋在治平之後辭氣尚有餘怒况諸公文

疏之際乎以此知臨事之難也張荆州聞已薨亦嘗
有數語美之原伯舅氏處有全歸止叙交契度唯公
可見耳朱元晦條具民事而及其它不爲中節獨賴
仁人君子共保持之耳繼此如復求祠苟遂其請乃
所以全護之也君舉壽壽壽可念亦是太喜事不
老成之病遭此未必不有益耳

某沈痼雖非藥石所能攻然習貫如自然處之亦甚
安適但得廟堂之上主張元氣俾得與鰥寡廢疾者
俱安於蓬草之下志願畢矣杜門絕不接外事間有
能誦新政之美者意欣然欲聞之及陳其目乃不過

計資格之豪釐校案牘之差舛雖未必得其真然曉
難得而易失唯觀專致力於大者遠者以稱塞君民
之望李仲信季脩相繼逝去乃翁其何以堪不知曾
得近問否甚念之也鄭自明奇禍如許可駭可痛渠
平生雖欠琢磨然習俗方患軟熟此士豈易得邪客
或道王謙仲奏對差彊人意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如
房社之持衆美真大臣事也舅氏將漕江東於奉親
良便韓丈時通問爲况甚安朱元晦境內大歉聞告
乏于朝或未有用周之姑聽其去若何近歲書生例
多踈脫所繫亦自不輕非公其孰念之

某杜門待盡忽被除書朝廷記憶收拾之意則厚矣
病廢如許寧有能拜命理此公之所深悉唯望力賜
調護早如所請復畀祠祿不勝幸甚勸導調娛忍恥
以濟國事雖前輩何以加此但近世職無大小多以
趣過目前爲俗眇然爲國家深計長慮美類不敢望
之它人也朱元晦近日曾求祠否向時得渠書云民
間事尚可料理最是軍糧無指擬日夕寒心甚爲渠
憂之不知今如何劉子澄經年不聞問嘲嫻乃天資
未重之病然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此不妨有益也
某祠祿雖滿在來春既經除官書任已罷若從所乞奉

祠自可別給敕理任庶幾自此兩年免得以斗升之
累瀆廟堂耳

某控辭曲蒙賜可又且憫其貧病處以帥模朝廷之
恩意可謂厚矣顧目今氣體實不堪涉道路謁官長
已上祠請唯公力爲調護使蚤得之甚幸方歉歲亦
粗有利害也尋常見所在謀議官或老或病爲妻孥
驅迫而出龍鍾蹣跚爲衆指笑意每傷之今某既無
妻妾舍弟又能安枯淡足可閉門養病也貧居荒年
雖費力然所須至不多公若爲舍弟致一岳廟則兄
弟所得月爲米六斛粥飯不啻沛然矣此特並緣廟

堂記憐之厚意聊試及之非敢必也丞相書中不敢
及者以某方求祠嫌於併于兩事爾

某奉祠得請遂可安居一意養疾坏治之賜厚矣近
書新銜雖沛真源便如在眼中若十年不死嵩之崇
福究之太極華之雲臺皆可卧游也此雖戲語使四
方無虞輟寡廢疾者得自佚於衡茅之下其必有所
自矣示喻再三固所深悉政地有人消弭鎮定者夫
豈一端但天下所期於公甚重固不可汲汲自見亦
不可留時費日而虛其望也韓范所遇者平世故猶
可持循使所處者如諸葛武侯危急存亡之秋亦豈

待歐蔡煎炒乎此自公忠誠素所蓄積亦不待於鄙
言也舍弟岳祠既荷垂念若早得之於歉歲殊有助
今以劄子拜納江西道院記愜當無可議發明元祐
之政尤善公方居黃門之地豈徒言之而已哉

某近者便中伏辱教賜下情不勝慰懌春事方興恭
惟鈞候動止萬福某萎痺無進退然掩扉靜處殊覺
安適也舍弟乞岳祠初恐歉歲難度今米價不增亦
粗可隨分枝柱渠雖書癡近却肯管家務不以倉庾
氏為憚矣來諭方議省閑官不欲拈出甚善甚善歷
觀建隆迄今二百餘年在政地者多雖德業材畧參

差不齊至於功名不終皆由私其親舊此段雖公天性之所安但恐居衆求輻湊之地會不免有屈意徇人處爾如舍弟介僻薄於聲利初展緘猶憮然悔有求之非曉譬之乃解况他人乎想見朝煎暮炒各責怨謗之聲湍耳塞胸願公堅守初志字上聽服下情消群陰回元氣只繫此耳德輜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唯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此所以惓惓不能已也若如蕭參除一朱元晦館職謂之用名士與一曾觀爭行馬謂之挫近習不惟非善類所祈於門下亦豈公之所存哉力疾作此屬徐子宜呈達他祈為

天下專重

近事小小節目之間殊有慰人意處如宰執推李仁甫脩史之功孜孜料理荒政南康一郡蠲放殆盡調護必有所自願益志其大者真積力久安知無陽復泰身之理乎元晦終更在即不必強牽挽之只須與在外一等待闕差遣為愜若意猶未能已稍升等足矣不惟遂其雅志又免得渠懇辭紛紛耳若異時公之志得伸又別論也子直庶幾善道而於事物似未盡諳悉如陸務觀踈放封駁豈為過當方人材難得之時其詞翰雋發多識典故

又趣向實不害正推棄瑕使過之義闊略亦何妨
公與子直厚如此胡不素語之乎其他非病廢者
所當言聊舉此一端耳

○

與肇大監采若

某屏居久不貢寒溫之間弟有傾鄉側聞出守吳興
雖於雅志甚愜然善類所期政宜從容論思之地以
紓賢蘊此殆未足以久淹遐躅也某屏處衡門隨分
頑健終日蕭然無他事得以一意繙閱但無繇時扣
誨益鄉風每切依依某少稟同年歸安丞張體仁志
士也襁褓中失怙祖母鞠育之以至成立到官未幾

聞計奔歸自陳欲解官而郡以法令卻之後來復乞
尋醫而前政亦未之許某竊謂此事以迹觀之誠似
未得中行以實論之則其鞠育恩義異於他人哀恫
發中欲自伸其情非出於矯飾蓋仁人君子之所哀
也竊惟布政之初方將恢崇風教若許其從欲以博
薄俗其益大矣張丞恐其情不能自達力以見屬某
十年來作親故書未嘗挂口及時事茲以其意慳惻
且求退異於進故為破戒一言之

與劉衡州子澄

某屏處如昨諸况舍弟輩請見當自能言之更不重

出渠欲相屬請先生同過南安相聚切告便為斟酌
嚴重能教道有益子弟者語之庶其不荒廢也吾兄
從容侍旁想涵養履行日益有味近日思得吾儕所
以不進者只緣多喜與同臭味者處殊欠缺觀廣接
故於物情事理多所不察而根本滲漏處往往鹵莽
不見要須力去此病乃可相去之遠何由會語以究
此懷

某侍旁粗如近日士子相過聚學者近三百人時文
十日一作使之不廢而已其間有志趣者亦間有之
城中相識如新當塗潘教授景憲金華彭主簿仲剛

皆向學甚銳朝夕過從頗以有益獨恨吾兄在遠未
嘗不悵然奉懷也前月已令人往部中投在外指射
文字及託舅氏俟有可授闕隨分占一處也齋中諸
公赴廷試者獨葉茂承在五甲曾嘉量陳一之輩却
皆在前甲集注罷當歸齋中洪求仲往赴太學補試
未回皆恐欲知子克兄弟計常相過不知諸公如何
作工夫望一報會次亦告各道惓惓賓之常得書甚
安欲一訪之亦以控僖未暇須俟秋涼耳元晦近日
亦得書欲同作編史工夫比亦寄條例去也
某到官三月矣雖於職業不敢不勉但學力淺薄有

愧處甚多然行有不得者當反求諸己外有齟齬必
內有窒礙反觀內省皆是進步處初不敢為時異事
殊之說以自恕也大人已得交割後書當初本擬尊
兄在郡可以日夕啓扣今乃大失所圖然壤地相接
凡有所聞千萬毋惜忠告也蓋當官下情寔難通又
察屬間可以展盡心腹者政未易得耳筠素易治丞
廳必甚優游既存此心隨大隨小民受其賜不知彼
間士人亦有可共講學者否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吾
儕所當兢兢者此間幸張丈隣牆得以講磨此公學
問端的親切而中無私主進退不已甚恨吾兄未得
於正道極有助但忌之者亦多殊岌岌耳

與潘仕郎 叔珩

親近之也子充無三日不往未善類方孤得其復留
垂諭確實詳悉殊非泛然之論足見進德之功不勝
降歎大抵培養孝友根基深厚愛既篤則慮自周幾
微萌芽一一自見懇惻勤導蓋有不能已者仲尼所
謂忠焉能勿誨乎是也若視之漠然不相干或遲疑
畏縮而不發皆是於忠愛上少欠耳既發於忠愛則
語言藹然慈祥自無責善傷恩之病斟酌彌縫亦自
然深淺得所若至傷筋犯骨只是本原未深厚故易

得鹵莽踈漏耳

叔度見過出示先丈誨墨且言將為雙林之游訃音忽來變出意外驚駭悽愴涕泗交集然壽考康寧集五福之全固可無憾矣尊兄至性純孝創鉅痛深曷以勝任昔人有言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昆仲講學有素必將大復古禮以革習俗之陋某妄意討論朝夕

朔望奠禮納呈恐或可資採用耳

與叔志昆仲

不意凶變年家又奄棄榮養奉諱悲哽累日不釋昆仲驟罹大禍追慕荼毒孝思柰何罔極柰何金華經年每荷先丈顧存之厚情意周浹殆同戚屬別去甫

數月遂隔幽明此私心所以戚戚也夫子曰人未有能自致也必也親喪乎蓋孝子仁人必誠必信不敢有一毫不盡者惟在乎此矧巨室一國之所慕四封於是乎觀禮尤不可不審昆仲講學之久想亦不在祝也彼紛紛者所以疑駭特蔽於習俗而未有發其良心耳吾盡哀敬以動其機則疑駭將轉而為歎服矣專人行略此問訊惟祈節哀順變以全孝道吉卜已有定所竊謂少闊略陰陽拘忌之說議乃易合素荷眷存之厚敢以此獻

某官次粗遣但無補毫髮徒自媿耳真居既久
想漸成趣解組之由既無愧怍身閑心安尊幼
和輯世間之福詎有過於此者何必外求也李
壽翁被召想婆女甚惜之然來此殊有補第恐
其倦於應酬憚於入都耳孺子不知已成行否
或猶未行告為督趣就道幸甚此間甚閑暇
殊有工夫相伴讀書也

安居想漸成趣前日紛紛似不必猶置脰次回
首既無甚媿怍隨時怡養足矣至於明辯枉直
此乃在位者之責或遲或速順聽之可也

某病廢如此遽叨恩命萎痺無由拜受已上章
力辭敢告朝路間方為道沈痼決不能出之狀
庶幾有助爾人情法意經日本是一理豈有人
情法意皆安反不合經言者邪在勉之而已孺
子近日作舉業却勤亦可喜也

比辱教况病倦久不得治報坐深系仰易地委
寄雖不輕然於此盡心焉流澤之遠何止五世也
大抵公道終可倚但人奪於目前利害不暇深
思耳某病體只如舊所幸無求安望愈之心
免得煩擾日用亦自安適也其他故舊長伴當

能具道

答方教授嚴州

伏蒙誨劄教以窮理盡性之說蓋非不學所敢擬議然既荷開諭反覆之勤闕然不報益重踈怠之罪謹因來教而緘繹之所謂理雖無窮然有本有原有倫有要者既得窮理之上旨矣竊意博與庸禮秩然而不可廢者此其倫與致知格物賾然而不可捨者此其要與未有不知其倫要而能造其本原者也本原既造故小可舉大而宏闊勝大之言不能誘也近可即遠而荒忽茫昧之說不能惑也一可知

萬而二本兼愛之學不能入也執事之所諭者儻可
以是觀之乎未能識心豈能存心所以誨警者誠為
切至然所謂人心本虛且明與性不殊則猶未能達
蓋既曰與性不殊是心與性有殊也幸望指教列禦
寇所謂八荒之外來干我者我心知之有來干我者
又有知之者似判然二物也來教又謂妍非所當愛
醜非所當惡我非所當厚物非所當薄其竊謂愛惡
厚薄發之不中其節施之不以其序固人欲之私矣
若曰無愛無惡無厚無薄則所不論也夫子謂吾無
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則似非不顯以同衆

也至誠如神見乎著龜動乎四體則似非假著龜以
自晦也荆公之書蓋未之學伊川論語頗効參請則
亦未之聞也一固萬也不待一塵萬境而後知其一
而萬也萬固一也不待萬境一塵而後知其萬而一
也千載一念一念千載竊意竺乾之書俱不免近於
辭費也不生而現生不滅而現滅不生之生不滅之
滅果固然之理邪何為而復加現之一辭也執事信
之篤守之堅豈口舌所能移獨以屢屢誘誨不盡白
其愚則無以拜成盛意之辱尚幸原恕

與內兄曾提刑致虛

臨安之別已復踰月下情日深企仰科場得失猶探
籌耳彼此俱不足言示諭葉舜臣姻事舜臣舊同舍
與之極熟其修學作文種種加人數等資性和易而
臨事有守往年初登科朱丞相欲議親堅拒不可其
有特操如此此某之所見者也若南北之異俗家貧
之貧富舅姑之寬嚴此某之所不見者也舜臣書謹
納去更告參攷詢問若果無疑則附書去可也至於
奩具之豐約舜臣豈論奩具者哉聞浙西之行近在
旦夕向寒道途間不無勞勩景昭獲薦可喜因見為
道千萬意

某官次粗遣踈野有素在酬酢應接之地殊非所宜
耳尊兄從容侍旁講學當有新功但切磋琢磨要須
益友不知過從中亦不乏人否秀州奉板輿逼歲西
渡且宿留禹跡俟暄和乃之永嘉永嘉荒甚極費料
理猶賴朝廷燭知本末却肯應副恐可下手也數日
來無新報都漕既罷民力當小寬但浙西江東歉處
極多殊可慮也提舉位子弟能自立否如可告語切
力勉之爲學扶樹門閥此最急務即今三衢諸位上
承下接左摩右拊其責唯在尊兄一人而已此惓惓
不能無望也學中得芮丈留爲祭酒士子之幸近日

亦頗有鄉學者矣

某到官累月碌碌亡補祇益自愧日來如鄭自明除
官祝汝昭叙復之類皆似有陽生之漸但意思易得
斷續耳三館在昔固議論之地但近歲訟襲殆如宮
觀岳廟破例輕發徒成強聒媮惰苟容又負初心殊
未知所處也區區所懷要非面見莫能展布

某官次粗遣但俯仰碌碌無所裨補又史課趣迫終
日繙閱殊少暇也深居里閭優游涵養想有餘味交
游亦不乏人否朱丈再辭諸公不爲將上又南康簽
判以遲發迓吏罷黜其勢不得不黽勉一出若到郡

數月丐祠却自穩慝已作書再三勉之不知肯起否
丘宗卿以接伴例外問北使一二事遂得外祠今已
到江陰矣

便中伏領手誨具審視事之初諸况安穩不勝欣慰
大府當不乏游從幕中雖時有合斟酌之處要是清
簡非州縣比也陳伯任平實可親向來君舉在福唐
極有意接納聞陳伯任往還却踈使君舉坐間皆此
客流言何自而起哉初哥字序以病中未欲勞心它
時粗有情緒當下筆也然學者以務實躬行爲本語
言枝葉政自不急耳

與魏寺丞

國佐

某一病垂死兩年來稍稍調理飲食起居皆不
須人雖右支萎弱既不仕官閉門養疾袖手緩
步初不知疾之在亡也以此日用間極自適百
念灰冷但思見君子猶往來胸次耳今歲辱誨
墨至於四五愛念之篤發於篇什病中不敢勞
心無由賡續然此意何可忘也家食之久公論甚
哂然及此暇日政可澄汰磨治多閱天下之義理
以發揮世業臨帝不勝拳拳恐欲知即今病狀故
力疾強作數字腕弱不能詳布

與王侍講齊賢

郡政恢舉想綽有餘裕前此整齊汎掃非用嚴固無以濟今威令既行綱紀既立則慈祥樂易之意教化漸摩之本宜次第出之使封內識吾之本心此高明所自了蒙下問之及不敢不竭其愚耳

自聞入覲有日預深遯遠之恨早承訪別既不果迎肅而憂居闔門又不克追路語離悽悽此心積鬱莫展鋒車之行治表繫焉溘蓄之厚綜練之精培元氣而扶正論必將本末具舉願益勉之以答善類之望天向寒陟降川陸敢以茲護為請

與張運使

宗尹

余解元見過出示手教慰藉優渥祗誦再三以愧以感下車許時條教既孚當漸不費區處在我者既無遺憾政使或有未退聽者蓋亦自有公論惟覲母廢初心使斯民益被實惠是所願望旃從入郡當在何時傾耳車音以日為歲

請違五閱月而咫尺之書不到籤室坐懶故尔奉告共審即日暑雨蒸溽鳴絃靜治台候神相萬福某迫行百冗紛然應接不暇它無足言者政聲藹然姦戢惠孚其休甚休素恃眷愛區區竊有欲布陳者輒具



原件短缺

p22 以後缺

別紙雖愚昧豈足贅采取亦姑盡其拙誠而已它惟
若時珍護前拜召節

○大猾既擒威信自此行於一邑凡事必易然要當
遇事平心無先懷抑強扶弱之意惟視理之所在
而已雖嘗攻擊縣道者苟其事理直却須右助之
則人服我之公

財賦當催者恐當加意督趣令整辦尋常士大夫
或誤認弛縱為恤民殊不知不及時拘催使民間
拖欠積壓異時忽遇苛刻之吏一併趣辦則民受

大害矣

卷九

